

DEC 26 1948

34

北平圖書館存

南洋雜誌

第一卷 第二期

南洋雜誌社贈

◀ 許雲樵主編 ▶

本期要目

- 馬來亞建國論 無色譯
- 暹羅的貨幣及其前途 瑜加
- 五百年前之里市教師 王景成
- 檳餘思痛錄 王景成
- 越南的天文家 利天
- 馬來亞的真主人 夢飛
- 馬來紀年 許雲樵譯
- 悼馮承鈞先生 未傑勤
- 圖書評介
 - 黎正甫著：中暹關係史
 - 姚柳著：中南半島華僑史綱要
 - 張禮千著：倭寇侵略中之南洋
 - 陳正祥著：南洋地理
- 南洋畫報
 - 爪哇之婆羅門教遺蹟（封面）
 - 光怪陸離的暹羅紙幣（封底）
 - 四百年前之安南地圖（底裏）

偏入天騎加樓羅像



爪哇之婆羅門教遺蹟

大自在天王于加尼舍像



偏入天王像



摩臨婆像





TELEPHONE 162

P.O. Box 284

CABLE "HUATFILM"



景發影片公司

管轄戲院及遊藝場二十五處

王景發君
獨資建築
之吉隆坡
皇后戲院
專映首輪
國語巨片
院內安置
一九四六
年最新式
最昂貴之
西電聲機
聲光清晰
甲於全馬

地點	類別	名稱	單位	備註
檳城 Penang	戲院	皇后Queens Cinema	1100	冷氣設備
	遊藝場	春滿園Wembley Amusement Park		
	遊藝場	大觀園Fun & Floric Amusement Park		
	遊藝場	亞依淡Ayer Itam Amusement Park		
北海 Butterworth	戲院	上海Shanghai Talkies	600	
	戲院	首都Capitol Talkies	500	
	遊藝場	新萬景Sin Ban Keng Amusement Park		
雙溪大年 Sungei Patani	戲院	皇后Queens Cinema	700	
	戲院	皇后Queens Cinema	600	
居林 Kulim	戲院	皇后Queens Cinema	600	
	遊藝場	南聲Lam Seng Amusement Park		
巴烈文打 Parit Buntar	戲院	大光Grand Talkies	500	
太平 Taiping	戲院	卡爾登Carlton Cinema	650	
江沙 Kuala Kangsa	戲院	大光Grand Talkies	500	
怡保 Ipoh	戲院	寶石Ruby Theatre	750	冷氣設備
安順 Teluk Auson	戲院	皇宮Royal Theatre	750	
	戲院	光明Glory Theatre	600	
	戲院	皇后Queens Cinema	650	獨資建築
吉隆坡 K.Lumpur	戲院	東方Hindustan Theatre	650	最近落成
	戲院	皇后Queens Cinema	650	
加彭 Kajang	戲院	皇后Queens Cinema	650	
馬六甲 Malacca	戲院	景樂New Royalty Cinema	700	
蔴坡 Muar	戲院	勝利Victory Cinema	800	
峇株巴轄 Batu Pahat	戲院	華僑Union Theatre	600	
新嘉坡 Singapore	戲院	新娛樂Alhambra Theatre	1050	冷氣設備
	戲院	曼舞羅Marlborough	700	
	戲院	重慶Chungking	750	

馬來亞建國論

原題 Making Malaya a Nation

印度洋曾被稱為不列顛湖，這在十八世紀末葉是很適當的，但到我們這時代，情形便起了變化了。爲完成其地方性的政府委任政策，英國已予印度洋四周以政治思想，開始作多次建國的嘗試。這一個階段的嘗試，現在正在印度實行。印度一向是不能政治一致的，現在也要打算建立一個獨立國體了。同樣的政治組織，也在中東的伊拉克、阿刺伯、埃及和外約旦等地嘗試着。在遠東，緬甸本是一個實際的自治領，却給日本破壞了，至於錫蘭的新憲法也是對這方向的一個步驟。正如法國作家葛百勒氏 (Y. M. Goblet) 所說的，在印度洋四周，現在正在記載一章極精彩的「不列顛政治遺產史」，雖則不列顛人民的習慣常不願天演進化，但他們也在向前走。因此今日的印度洋，最適宜稱爲政治的「蓮花房」，那些脫節的頭上都在扶植成爲國家，而那裏的國籍問題，也在培養成爲能治少數民族於一爐。在這一種意識之下，馬來亞聯合邦的建議，是最近的政治統一的真圖。

據舊籍所載，馬來亞實在從未成爲一個政體。他的歷史不過是印度民族發展史，華僑移民史，歐人經濟發達史的註腳而已。馬來亞開發的邊緣還不上百年，正像還在開發中的婆羅洲的邊緣一樣，建設馬來亞聯合邦的議案，曾徵引許多參攷，顧到馬來亞人的利益。他們和蘇門答臘人和爪哇人是同種族的，他們感到有被集合於馬來亞的各民族所窘迫的可能。因爲馬來亞人 (Malayan) 一名，我們可以統稱居住在馬來亞有相當時期的馬來人，中國人，印度人，歐洲人和混種人。

也許有人會覺得詫異，在這小小的半島上分列了九個馬來亞上邦，每邦都有一位君主，經和英國分別訂約而被承認的。在這一小小塊土地上的割居局面，活像英國在薩克桑王國的七王同治。

英國在那時期，和馬來亞在前世紀中葉，簡直完全沒有開化，大有寸步難行之感。交通運輸的進步，勝於當時任何一方以權力統一英國，在馬來亞的情形也相似，新式機械使得剷除熱帶森林的一切問題。

以前要通過沼澤濕地，山嶺重疊，和茂林濃密的國土讓馬來亞，只有靠河流。這些向內陸航行的水道，便是馬來亞大路，兩旁形成不少馬來村落。馬來人總是盡力避開森林的。因此馬來人的政治單位都完全在河上，河的兩岸便是一連串的村落。河與河之間的叢林常爲無人地區，形成各流域部落間的大然柵欄。凡主要河流入海之處，河運和海運的交點，便是整個這兩道的要衝。因此馬來上邦都是成爲丁字形的，試以吉打爲例，吉打河便是條大幹線，國都所在地的阿羅士打，便是在離海不遠的地方。在占蘭丹，丁加奴，雪蘭莪和彭亨全都一樣，雖有新的經濟勢力，也不能改革他的殖民地方式。但南部的柔佛却是一個大大的例外。這却是一個內陸土邦，有一個時期，他曾盡力內蘇島和蘇島東岸以及婆羅洲西岸等地。這個古代的政制單位的更變地帶。雖則前一世紀柔佛的發展，曾分期而的一部分，以前對於他似乎毫無足輕重的。

英人的侵入馬來亞，逐漸地發展，使每一個土邦，甚至包到以前蘇丹們所不能，或不願或無志佔有宗王權的森林區域。從丁字形殖民地發展到擁有全部主要流域，直達分水界，成爲新的疆界。英國人的目的，在於經過蘇丹而間接去統治，雖有一小部份起而反對，結果



礦錫——朕命濟亞馬來



膠樹——線命生的亞馬來

Guy Robert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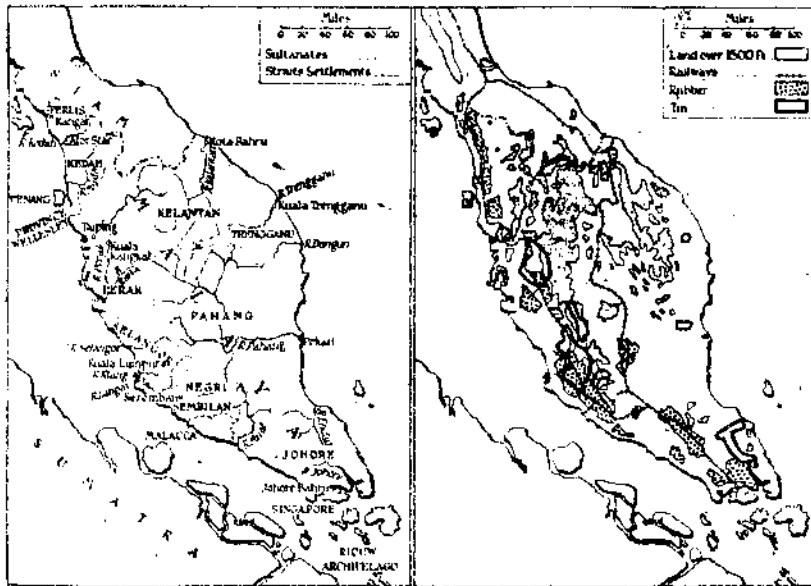
終不自然地保存了土邦政治形式和他們的地理形態如流域等，不過合時的發展農業和種植，可自然地使他們不致遊擊四圍的森林。

三百年以前的歐人來，對於這些馬來土邦影響極微。馬六甲的葡人商站，和繼起的荷人商站，以及稍後的板屋兩地的英人商站，對於主要的政治改革，都遭失敗。使馬來亞面目迥異的是華人的進入探礦，在一八六〇年達於最高峯。馬來人對於圍繞他們四周的錫毫無興趣，因為錫礦區域都不在他們的殖民地範圍之內。華僑的錫礦事業，使馬來亞大部份地方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誘導他們使和陌生的地帶交易。

馬來亞的錫，大多產生在花崗岩和別的岩石結合處的礦脈裏。錫米是從礦脈裏沖洗出來的。牠都貯藏在沖積層內，水平地圍繞在山脈的四周，自半島北部直到南部幾乎都有。草率地說，馬來亞中央含有深林掩覆，絕無人烟的長形山脈，側面有小山邱橫斷着，其次是多沼澤的叢莽地帶，到外面才是較合衛生的海岸地帶，出產着米和椰，漁業也是主要的牛利。馬來人的殖民地，沿主要河流穿入內地成直角形。但沖積的錫却是在小邱陵地帶，要越過沿海的沼澤，便得由河道進入。太平和吉隆坡，是上世紀最早的華僑礦區，也就是西部邱陵地帶的南北兩端。礦工在這些地方活動，要得到蘇丹們的准許，才得取水道往來，但他們進入了馬來亞內地，蘇丹的權力便極微，那裏的土地也都尚未開發。礦工開闢原始林的地方，是沒有馬來人居住的。

初期的錫礦是極不和平的，那些地理上和人事上的紛擾，並非因為馬來人對外國礦工侵入的怨恨，他們本都互相隔離着。掘錫狂每使太平和吉隆坡不寧，猶如因掘金狂而產生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寧一般，礦工們便互相爭吵。這些糾紛每因馬來領袖的循例准許而益加劇烈，因為這些准許常常是重複而侵犯前一个人的，其實他們根本沒有實際的裁判權。直到不久英國限制馬來首領的權限為止。

華僑的開採錫礦對於馬來農業毫無影響。牠既沒有廣泛地轉移馬來農夫，也不能刺激馬來人生產米糧，雖則米是華巫二族的主要食糧。那些礦工都是異邦人，他把米運進來，把錫載出去。在上著們眼中看來，這新而自給的活動是往山野中去的，對於他們的影響微乎其微。這貨幣本位的經濟的降臨，以錫礦為中心，後來則為樹膠，最後介紹貨幣入馬來亞農村裏的，一方面是遠東行商的經驗，一方面因拓荒者非自給不可，同時發展商店制度和仲介人，那些都是華僑最勝任的。



圖分區治政制舊

圖佈分區產錫膠

馬來蘇丹們，如果他們願意，能有設置開闢荒野和疏濬河道的制度，扶助馬來亞村夫，發展國內的市場，應非難事。但他們只圖從錫礦使王室中飽，只想攪些糾紛出來，將礦權許了一人，再許一人，其實以前根本沒有蘇丹實際統治過那裏。

一八七四年英人曾調停主要的混亂。調停的結果，產生了條例和政權，不論他的目的怎樣，都足以增加華僑對錫礦的猛進而展開，自吉隆坡北經近打而達太平的全部地帶的錫礦。在這地帶建設一條縱貫礦區的鐵路，在離海約四十哩的內地循西海岸直下。隨後又建立了一條平行的路線，剛在中央山脈東邊的邱陵地帶。這些鐵路都是英政府為礦商而造，在數年之間由錫礦償付清楚。從此面目一新，形成自北至南的廣大礦業地帶，華僑聚集着，以現代交通往來着。這條地帶，將那些土邦橫切着。

自十九世紀末葉起，在這地帶上又有了新的經濟發展。在錫礦積聚的邱陵地帶，又是較適宜於種植樹膠的所在，很迅速地自檳城對岸一直向下發展到馬六甲，就以這鐵路為大動脈，但又是增加了馬來亞西部的外國經濟。樹膠種植本是英人主要的發展，雇着印度工人，有組織地專營出口，這雖然也是一種農業發展，但開拓的土地，却從來沒有為馬來人開墾過的。

所需注意的是樹膠地帶和原始錫礦地帶是一致的，後來也同樣的在馬來亞其他地方平行發展。雙方都絕未轉移過馬來人。這雖是採礦家和種植家的一個經濟上的損失，因為他們不能雇用馬來人去做工，或從事各種有關的商業的。雖然我們決不能吐責馬來村夫，不懂得離開他安靜的稻田，快樂的家園，去幹那失體統而沒趣味的開礦工作，不願意放棄他的社交生活，而往枯寂的樹膠園去。

這現代的發展地帶形成一個明顯的經濟制度，橫越過那些馬來土邦，致使他們相形見拙，雖當業莽未闢而可畏的時代，用以各自隔離是有用的。

英國人在未曾明瞭馬來土邦在襁褓時代是更應使牠進化而不當使牠僵化之前，他們便犯了間接統治的錯誤政策。我們不能不問，那政策是否不欲永久保持那政治機構和各疆界，那些並非當地的政治意識或民族性的成熟表現所促成，而是吾人初入其地時個人的偶然處置所造成。是否土邦制度已經失時？是否這裏的經濟發展已自一八七四年起將分區和階層都擊破了？我們要不要隔海望馬來人的同胞兄弟爪哇人的政治大活動？那些領袖，就置爪哇蘇丹們於一邊。這也許是合理的，我們假設馬來亞的蘇丹們是否仍能代表人民，為人民而講話。

人。這些移民是否屬於暫時性的固無確證，但在日本投降之前，顯然並無一人回到中國或印度去。

這樣的移民，在馬來亞的復興上看來，固然是歡迎的，但卻發生了嚴重的國籍問題和忠誠問題，因為印度和中國已發展着一種熱烈的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能不能使居留或出生於馬來亞的華僑和印人，和馬來人平等地享有時髦的正式國籍？是不是有法調處這些民族間的大相逕庭的行爲，宗教，感覺，習慣，以及政治意識等？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馬來亞已造成了工作和機會逐漸劇烈的爭奪的前線，遠東之戰已逐漸迫近了。

最顯著的是各民族間所有的特殊的地理分佈，如附圖所示，他們之間爲廣大的空帶所隔離。

在日人佔領期間，這些種族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一切糾紛，益趨惡化。有排時期，膠錫事業的停頓，增加了種族上的糾紛，事實上海運的斷絕使印人和華僑無法回國，不能像以前因經濟恐慌而那樣回國。許多年來，這是第一次，使馬來人感覺得他們的謀生之道的農業，使他們安樂一時，而當時其他各種的生產部都將滅絕，連最簡陋的食糧都沒有辦法。雖然日本人煽動馬來人和印度人去排斥華僑，但他們並沒有懷柔任何一民族，因爲他們又准許暹羅人去併吞北部那幾個僅存的馬來人所獨佔的土邦，和徵調吉寧人往東南亞各地去做苦役。我們已經承受到一筆可驚的遺產——種族猜忌。馬來人印度人已同意於實行虐殺，排斥華僑。馬來亞的華僑深深感覺到，他們將在東南亞被排斥，猶如歐洲的猶太人一般。馬來人則怕外國人將立刻壓迫他們退入深山叢林中去了，好像美國人壓迫紅種人退入保留區一般。要醫治這些種族精神上的創傷，恐怕至少要經過過一代人。

馬來民族倒是一個相當團結的民族，雖則以往缺乏政治意識，但牠也許會跟着爪哇人跑。他們已開始發展農村合作社以抵抗仲介人的魔掌。在那方面，華僑內部却是四分五裂的。有新客和土生之間的畛域，雙方又各有國民黨和共產黨（延安的多於莫斯科的）的區分，有各都市的各項新興商業聯盟運動的區分，又有各種各樣的私會黨的區分，至於農村的華僑小地主，則覺得英國政府要安定華僑社會，在長時期的活動中予以鞏固的基礎是對他有利的。沒有甚麼奇怪，對於馬來聯合邦我們已有馬來人方面和一小部份華僑方面的發表人作相當的批評。但印人方面的情形如何，却不大明瞭；他們不合理的分佈在各方面，但他們有意於馬來亞却很明顯，因爲現在只有一萬五千名馬來亞的印人願意被遣回印。

在馬來亞的這種種族上和經濟上的混雜，每使人起初查究其內幕時覺得頭昏。這方式似乎可以在半島上用新的政治組織來單純化，應當重視經濟上及地理上的影響甚於土邦制度。根據民族及經濟的和諧，馬來亞可以分建北東西三個單位。無論如何我得注意的，馬來亞的全人口遠不及倫敦的一半，但所分佈在開發上的面積却和聯合王國相等。這些就是結合的單位。馬來亞聯合邦也可由這些複雜的單位結合爲一，不過這些單位是統制接近而已，他們不當因此而懷疑，也有些國家是在同樣的無把握的光景開始結合成功的。以聯結成爲一個國家而其人民爲公民來安定的地方，最後是含有種種均衝錫錫業的經濟妄想的計劃，使勞工正常安居，以及阻止那些只想在馬來亞帶流浪幾年的移民者。雖然這樣，在政治結合和國家方略打算，需要最有才幹而崩裂成見的一視同仁的英籍拓荒者，不當租一方，或對待熱心的馬來亞人如同象棋的小卒一般。最要緊的，還得注意人文地理。

Tai Hong & Co.

Tai Thong Trading Co. Ltd.

中西廠家代表
進出口貿易商

大通貿易公司

新嘉坡大坡路二五九號

電話六五零二

航業土產出入口商

大豐公司

新嘉坡源順街二五號

電話四三二九

25, Telok Ayer Street, S'pore.

259, South Bridge Rd, S'pore.



暹羅的貨幣及其前途

瑜伽

初到暹羅的人，都爲了那些光怪陸離的紙幣而困惑。

他們有的是戰前英國定印的，有的是戰時日本代印的，有的却是他們自印的，有大，有小，有新，有舊，有破，有爛，有真有假，教人眼花瞭亂，弄不清楚。英國印的，還有老王和小王的分別，舊版和新版的不同，但現在除假破爛的外，很少流通，因爲人民都以爲老票比新票值錢，藏着不肯用出，投機家更趁此大做我貼生意，極一時。其實都是暹政府所發行的紙幣，發行時準備金雖比現在充足，但現在既然不充足了，紙幣本身那理會自己穩定自己的價值？這不過是一般人民的心理作用而已。日本印的，雖然不及英國印的致究，但還是四版精印，本地印的便一場糊塗了；他大約是根據倫敦的凹版，以平版翻印的，粗陋模糊，簡直像一張「冥用鈔票」，當地發現的偽造假紙幣，要比他精美得多。

最使人糊塗的是兩種改數的鈔票，一種是日本的十元票，改作五十丁（即半銖），一種是本來想在北馬四州發行的一元票，因日人的禁止而保存着未用，拿來改作五十元之用。前者既大，印刷也好，却作五十丁，後者既小，印刷粗陋，却作五十元，在不懂暹文的人看來，很容易誤會。

最討厭的是某某號碼不用，和偽造的假幣，一個外方人初到那裏簡直由他們排佈，他要將幾張不通用或偽造的鈔幣給你，你也無從辨別。記得我的內弟，他雖是生長在暹羅的，但他從重慶回去時也給人騙了。還有許多破爛得不堪的舊鈔幣，（據說有六萬萬銖之多，）常爲人家拒絕接收，因而鬧了許多糾紛。最奇怪的是政府機關一律不收破爛舊鈔票，正是豈有此理！最近暹羅向美國定印了二千五百箱，共七萬萬四千萬銖的紙幣，說要換回這些破爛的鈔票，但願他能成爲事實，不要只換了一小部

份，其餘拿來作膨脹通貨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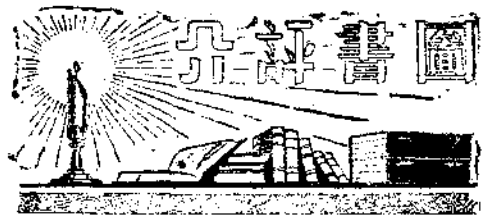
暹幣在戰前是以倫敦的外匯基金爲準備，而定以暹幣十一銖換英金一鎊，每銖合叻幣約八角左右，極爲穩定，一向無甚上下。準備金的充足，超過百分之百。這戰事爆發，日寇佔領了馬來亞以後，暹幣和叻幣的兌換率，便倒轉過來，逐漸步步上升，這原因雖是由於叻幣爲日本毫無準備金的日軍用票替代之故，但暹幣本身也在膨脹。一九四二年暹政府曾將暹幣貶值，與日元同值。貶值的結果，貨幣充斥，物價高漲，但物價的突飛猛進，却是和平以後的事。這是因爲她的國際地位降落，貨幣比價明朗，以致她的貨幣乘機動蕩起來。

大家知道，日寇南進後，暹羅名雖獨立，實際和其佔領地無異。日軍雖沒有在暹羅發行軍用票，但日軍的一切費用，均須由暹政府供給。但她的財政薄弱，當時每年的收入只有二億另九百萬銖，只夠政府的常年支出，但三年半來，供給日軍的費用，却達十五億銖（一，五三〇，一〇一，〇八三銖）之鉅。最初的貨幣流通額還不上二億銖，因此至低限度，她須多發兩三倍的紙幣，方能應付這國庫收支的不平衡。並且因將暹幣貶值的關係，國庫其他方面的支出，一定也有龐大的增加。這三四年來，暹幣究竟膨脹了多少倍呢？以前我曾據金價和黑市匯率，推斷其膨脹的程度約四五倍。（見「華僑經濟」等刊物）。最近暹幣又暴跌，據財政部宣佈，目前貨幣流通額爲二十二億銖，爲戰前發行額一億四千萬銖的十五倍，不由得令人吃驚。但我再一查她的準備存金額，於是我才放心——我的估計還是不差。因爲暹羅在美存金即不計，國內存金已值五億銖，五對二十二，還不到四倍半，和我的推斷完全符合。

暹政府戰後對於她的通貨，曾費了不少心計，

一再而三的努力想提高他的幣值。最初她和英國一再會談，雖則大前提是以爲着她的國際地位——戰敗國呢，還是同盟國？——但幣值也是很重要的一項。因爲戰前的經濟一向受英國支配，所以須先得英國的承認。康地會談和新加坡會談的結果，只得到六十銖兌一鎊的匯率，和戰前十一對一相較，差了五倍半，雖則她的準備金不及從前充足，但亦不致差得那麼遠，戰後英鎊的準備金也決不會和以前一樣。在她向美國乞援之下，英國才有兩大讓步：（一）本來免費供給英國的一百五十萬噸白米，變爲有代價的一百二十萬噸，而且是供給聯合國了；（二）暹幣匯率也自六十對一改爲四十對一。四十對一的匯率雖經英國規定，但匯兌未通，黑市的匯率始終在四十以上，最近甚至躍至七十以上；例如暹叻匯率本當五對一左右，現在竟至九對一，甚至更高。這是怎樣一回事呢？有人以爲這是準備金不足所招致的，其實問題沒有這麼簡單，因爲在準備金不足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因素，反之準備金若有貨幣流通額的四分之一，也就合法了，並非一定要十足的。照我看來，有下列幾個原因：

（一）存金減少 現在的暹幣是以黃金爲準備的，所以黃金和暹幣的關係極爲密切。戰時，暹政府曾向日本採購純金二六，七〇三，四八五。七公分（即二萬六千七百餘公斤），但因運輸困難，祇有一，六七一，六七八。二公分能運到，這便是現在準備金的一部份，至於寄存在日本的黃金準備三八，八五四，九九九。三公分，便不能計算在內了。現在國內的存金，計有四種：英金塊，日金塊，國內所產的黃金，以及上列各種的零星碎條。大塊共計一千三百四十三塊，每塊重十三公斤，共一七，四五九公斤，以現在曼谷的金價，每兩一千四百銖計算，共值五萬萬銖。暹政府因金價高漲，覺得售出一部份黃金可以收回不少過剩的通貨，同時可以獲利，所以決將日金塊拋售，大約可值暹幣九千六百萬銖，比戰前高十倍，無疑的，她賺得很可觀，不過她要縮小通貨，效力極微，因爲通貨已膨脹了四五倍，而她的價值祇有通貨總額的百分之四。雖然這樣，總算是一個適當的處置。



中暹關係史

黎正甫著 民國卅三年三月
陽文通書局初版 手工紙二十
五開本 全書一〇頁

本書前有自序，後有結論，

中分五章，第一章「部落時代之暹羅與中國之交通」，分爲三節：隋唐以前中暹之往還、關於赤土國是否暹羅問題，及墮羅鉢底國即今暹羅本部。第二章「秦族之源流及其與中國之關係」分四

節：秦族之分佈區域與雲南之擺夷，秦族與南詔國，秦族與大理國，及秦族與蒲人。第三章「暹羅統一後臣服中國之情形」，分三節：元初秦族建國暹王二次入朝，明史所載暹王名與暹史對勘，及四夷館增設暹羅館。第四章「暹羅之復興及排華政策」，亦分三節：華僑鄧昭與暹羅之復興，暹羅今王朝與中國之關係，及暹羅維新後採排華政策。第五章「中國人移殖暹羅史略」，分四節：在暹華僑人數，中國移民與海上之交通，歷代華人移殖暹羅之情形，及暹羅華僑之生活與教育。

按該書所據論證，大抵可靠，戰前「南洋學報」所載專門學者之論斷，亦均採及，較之國內一般自命爲「暹羅通」而實不通之大名家，實勝多多，惟書中仍有數點應爲提示者：(一)暹羅境內人種複雜，除華泰二族之外，尙有少數民族多種，第二章第四節所論之蒲人，僅其一耳，若謂與中國有歷史關係，則暹羅尙有苗獠等族，今舉其一，得毋貽掛漏之譏，(三)第四章所載元代暹王二次入朝，實爲暹人之謬說，中國載籍無敢木丁來朝之記述，中暹通使史實最好參考南洋學報第三卷第一輯所載

許雲樵之考證。(三)第三章第二節所引謝猶榮譯「彭世洛史」附註，謂謝君改原書波羅刺的賴崩於一四四四年爲一四四八年有誤，因另據明史所載「正統十一年(一四四六)王思利波羅刺那惹智刺遣使入貢」一語，斷爲暹羅時有政變，此王乃波羅刺的賴崩後與其子爭位者，此實大誤，按謝君改彭世洛史所載王逝世之年，實根據其他暹史，吳迪「暹羅史」亦作一四四八年，而「思利波羅刺那惹智刺」實即「波羅刺的賴」一名之異譯也。王原名爲Ch Borom Rajadhiraj、「思利」者Ch之對音；「波羅刺」即「波羅摩」皆Borom之對音；「那惹智刺」即「刺的賴」，蓋前者依潮汕方言譯寫，後者爲北方官話譯寫，皆Rajadhiraj之對音也，惟本書要不失爲目前研究中暹關係之參考要籍。(錄)

中南半島華僑史綱要

姚楠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南洋學會叢書卅六開五十八頁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渝初版 熟料紙 三十五年四月 滬初版 報紙

該書除弁言外分概說，越南的華僑，緬甸的華僑，暹羅的華僑及結語等五章。中南半島，舊稱印度支那半島，昔爲吾國版圖，現成吾僑第二故鄉，人口據該書所載：越南四十餘萬，緬甸近二十萬，而暹羅約二百萬，合計之共二百六七十萬，爲數不可謂少，歷史之久遠，得上溯至周秦，乃迄無一完善華僑史籍，殊爲可異。該書將三地華僑，分簡史，略有一二失檢之點，如亦謂敢木丁曾二次入朝，及誤吞武里爲春武里，致二地混淆不分等，望能於再版時更正之。(錄)

在政府要拋售大批黃金聲中，照理金價一定要下趨，不料却一再上昇，最初因由於一般投機家因政府遲遲不拋而致售出的期貨到期而恐慌搶收之故，後來却因物價普遍飛漲所致，換句話說，就是受暹幣跌價的影響。因爲大家以爲存金拋出虧達五分之一，則準備金更不充足，同時還有種種謠言說，暹幣新發行時，舊幣將貶值。關於貶值謠言，財政部已加否認，至於存金雖售出，貨幣同時也減少，而且減少得比發行時多了好幾倍，應無壞影響。影響準備金不足的，却不是出售，而是暹政府應允以黃金賠償英人在暹的錫礦損失。

至於在美的存金，暹政府打算換取九百萬美元以爲套取美匯之用。因爲暹羅已由戰前的出超變爲入超國了，最近據海關公佈八九兩月份的入口共八千七百三十六萬餘，而出口銳減至五千六百八十二萬餘，兩個月的入超已達三千餘萬，所以迫切的需要外匯。

(二) 收支不敷 暹政府本年度的支出預算約十二億銖，而歲入不過五億銖，不敷達七億銖之鉅，而明年的預算，據云全部收入約六億八千五百萬銖而支出須九億六千三百三十萬銖，不敷仍有二億七千餘萬銖，而去年還有超預算的支出二億五千萬銖，三年不敷之數，共達十二億銖之鉅，她將怎樣來彌補這龐大的赤字呢？她只增加賦稅，揭借外債，和增發通貨，除此之外，別無妙法。但賦稅已一增再增，增無可增。至於外債已借三次：第一次二億五千萬銖，第二次七億銖，第三次二億九千八百萬銖，合計共十二億五千萬銖，似乎剛剛彌補這收支的不平衡，然而借債度日終非善策，再加對外貿易的入超龐大，都使她踏上經濟的危機，貨幣的動搖自是必然。至於增發通貨一項，亦勢所必然的，不過與目前的幣值下趨，似無關係，因爲美國印的七億四千萬銖的鈔票尙未發行。

(三) 外交失敗 和平後暹幣暴跌，便是因爲

倭寇侵略中之南洋

張禮子著商務印書館出版廿六開一五〇頁民國三十一年一月滄海陽紙初版僅出上編現已三版開者將修訂易名再版

該書書名雖已有「明日黃花」之感，惟內容實與倭寇侵略無關，本編除自序及朱跋外，分四部敘述一，南洋之範圍，二，越南，三，緬甸，四暹羅。其越南一章，分東京，安南，南圻，柬埔寨及老撾五節，述其史地概況。著者膠筒便便，融匯貫通，深入淺出，引人入深。其所附地名，惜不甚完備，僻小如丐跛，佳石，池東均有列入，但重要如海防，順化，老開等反付闕如，且未能將古名及俗名並列對表，望修訂時能補充之。緬甸一章則分地域，山水，交通，氣候，物產，緬屬居特產，人口，波斯與緬裔，民俗，朱波，歷史，及重要都市述概等十一節，較前章篇幅多一倍有奇，是以體例遂不能一致，惟國人對於緬甸之著作極少，詳人所略，亦具卓見。其暹羅一章，體例又異，分暹人溯源，排華，歷史及地理四節，其述暹人史事及語言有失檢處，爰為舉一二如次（一）按暹人自稱為孟獲及南詔之後，今已不能成立，因孟獲及南詔君主均非泰族，而為今之羅羅族，暹人極鼓吹此說，不過為其大泰族主義作張本耳（二）暹語與漢語為姊妹語，同源異流，故語詞有極類似，而實不同者，不可驟以其同為單音綴及分析性而倏斷為相同，例如著者所舉之內為Nua地為Die獸為Sat鳥Not（應為Nook）皆非也，因漢語肉為人聲，地為陰韻上聲，獸為陰韻去聲，鳥為陰韻上聲，而暹語則Nua為陰韻陰平，Die為陽韻陰平，Sat及Nook均為入聲，顯然音系不同，（三）所引敢木丁二次入朝亦不可信，是過信外人之說也。（錄）

南洋地理

陳正祥編著民國卅三年六月軍慶獨立出版社初版手工紙三十二開本全書二五〇頁

本書共分八章：第一章引論，第二章越南，第三章泰國，第四章緬甸，第五章馬來亞，第六章荷屬東印度，第七章菲律賓羣島，第八章中國與南洋的經濟關係。前有胡煥庸序。後附編後記。完善之南洋地理專書，現極為需要，該書之適應環境，是所必。著者專治地理，故體例嚴整，惟地理書最難具時間性，該書出版時適在大戰期間，故內容已須加修訂；最顯著者，如泰國之復稱暹羅非列賓之成共和國，以及馬來亞政治之改革等，統計數字亦嫌過舊，大抵為一九三九年以前之資料，均有補充之必要。該書自第一章至第七章均分目敘述。其第一及第八章，頗為核要簡明。該書之最缺點，則為將英屬婆羅洲各地略去，僅於荷印一章之婆羅洲一節內，一提其面積人口而已。今馬來亞政制雖改革，然其所述，與昔時之區分亦有出入，例如馬來屬邦包括婆羅洲之汶萊，而著者乃不之知，殆為坊間一般地圖說明所誤。（錄）

五百年前之黑市教師

鈺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十四載：「成化初四夷館譯字官生，見有一百五十四員名，而教師馬銘又遺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為禮部所劾。憲應命禮部官放選精通者，量資送吏部改用，子弟俱遣還家，後有私自教習者，必罪不赦。」按馬銘為五百年前之國立語文專校四夷館所聘專任之外國語教師，乃私收子弟，實為黑市教師之鼻祖。教師生活之清苦，殆由來有自，惟達一百三十六名之多，勤與該館全部人員相等，未免過於放肆。

她的真正國際地位顯露出來，不像戰時能藏在鼓裏了。在她和英軍會談之初，她的地位是很堪慮的，所以她的貨幣為人民所不信任，因為恐怕她一旦被宣為戰敗國，則通幣便將等於日元一樣了。六十銖兌一鎊的匯率決定後，通幣才安定些，到了四十銖兌一鎊的匯率宣佈後，便更穩定了。不料不幸的事一連接二的發生，法國口口聲聲說，暹法之間戰爭狀態尚存在，不斷的在邊境挑釁；蘇聯也在安理會否決暹羅的請求加入，認為和她沒有國交；英美也勸她將四府土地割歸越南，然後再開談判。而國內又收支不敷，貿易入超，雙，夾攻之下，窘相畢露，通幣便重臨到和平後初期的境地，幣值於是平直落下來。

此外，暹羅官僚資本的操縱居奇，貪官污吏的營私舞弊，更使黑市猖獗，入超嚴重，影響於物價和幣值極大。所以說，通幣的跌價原因是多方面的。現在暹羅已揮淚忍痛，將四府土地割給法國，同時議會通過取消「取締共產黨條例」，以謀結好蘇聯，元老黎巴立最近出國訪問五強，都是委屈求全，希望得到列強的支持，許她參加聯合國機構，因為她要穩定她的地位以及貨幣的地位，都非先參加聯合國不可。所以暹羅國家銀行董事會於本屆年結報告書，所提供的意見，便以為備暹國參加聯合國機構，便得根據布里斯敦森林貨幣協定，從事幣制通貨，屆時通幣值可能提高，而臻於鞏固地位。

暹幣現在雖在風雨漂搖之中，如果她能加入聯合國，國際地位被確定，收支不敷，貿易入超，存金不足等等，都得迎刃而解，因為暹羅本來不是一個人窮國。她有米，錫，樹膠，柚木四大資源，尤其在這世界米糧恐慌聲中，她已成為世界第一米輸出國，如水利調整，每年可有二百萬噸的輸出，以每人每年食米二担計，可以供給一千六百萬人的食糧。只要她能打破國際間的關卡，她的通貨絕不至於像目前中國那樣的惡性膨脹無止境的。所以，我對於暹幣的前途，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樂觀！

湄南河與曼谷的笑話

仲雲

誰都知道暹羅有一條大川叫做「湄南河」，又誰都知道暹羅的首都是「曼谷」。然而我們翻閱暹文的地圖查一查，湄南河太多了，曼谷却連影兒都沒有。不錯，你如果查中英文的地圖可以找到 Menam River 和 Bangkok，可是暹文地圖却不同，這是什麼緣故呢？

並不單是地圖不同，就是暹羅人講話，也都如此，原來暹語稱水叫做「南」(Nam) 陰平，稱母叫做「湄」(Me) 上聲，稱河叫做「湄南」，就是「水母」的意思，一切河流都叫做「湄南」，不過另加專名，附在後面，如「湄南昭丕耶」(Menam Cao Phraya)，「湄南空」(Menam Khong) 等，我們所說的「湄南河」，便是「湄南昭丕耶」，意思是「公爵河」，「湄南空」便是我們訛稱「湄公河」的「瀾滄江」。

爲什麼別的河不會訛稱做「湄南河」，而單單這條「公爵河」會訛作「湄南河」呢？這也不是偶然而有原因的。這條是暹羅中部最主要的河流，而這條河在歷史上向來是沒有名字的，只通稱爲河(湄南)，好像中國的黃河，古時只稱作「河」一般，到本王朝，據河口的一個村子 Bang Cao Phraya 的名而命名爲「湄南昭丕耶」，中國清朝時代的地理書如「海國圖志」之類，都稱這條爲「黃河」，因爲他的水色黃濁之故。

至於曼谷，據暹人說，那是外國人題的地名，他們談話寫作，絕對沒有稱他們的首都爲曼谷的。

他們稱牠什麼嗎？我唸出來你可別嚇跑了。Krung Deba Maha Naga - ara Amara Ratana Kosindra Mahindra yuddhaya Mahatilokhoba Noba Ratana Raja Dhami puriramaya Urama Raja Nivecana Maha Sathan Amara Biman Avatara Sathita Sakhadatiya Vishanu Karma Prasiddhi (以上皆遠源梵文，現代暹語讀音略有不同。)

那是一個地名，的確確只有一個地名，可是那麼多字，不但講起來嚇人，要寫信時信封上也不下那麼許多呢！這也許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長的地名了。其實連暹羅人自己也背不清那麼長的地名，因此，不論口說筆寫，都簡作 Krungdeb (仙京)，那長蛇似的地名是什麼意思呢？我且譯在下面：

「仙京，大都，寶佛大因陀羅之金湯；大千世界，九寶王畿；極樂城，上腴府，寶肅鴻基；天宮神仙幻惑天王勅定；仰毗濕奴功德圓滿。」

其實曼谷，並不是什麼外國人的地名，也是一個十足的暹名，不過以前是指「仙京」的對岸，鄭昭莫都所在地的吞富里 (Thonburi 即 Dhanaपुरi) 華僑稱爲「對河」。「曼」(Ban) 是村，「谷」(Kok) 是一種野橄欖，合稱是「野橄村」。暹文舊籍尚有稱鄭王時爲「曼谷國 Prathet Bangkok」的。

曼谷的蚊蟲實在多得可以，那也是聞名遐邇的，因此有人說笑話道：爲什麼暹京要稱爲「曼谷」呢？原來牠是「蚊國」啊！

香港中華製漆有限公司出品

List of Products Manufactured by

The China Paint Manufacturing Co., Ltd

Flower Brand: 菊花牌

Quick Drying Enamel
Super Enamel
Synthetic Enamel
Ready Mixed Paint
Paste Paint
Leather Finish
Clear Varnish
Liquid Drier
Wrinkle Finish

漆漆漆漆漆漆漆漆
磁磁磁
乾上品
快上膠調厚漆透推網

Giraffe Brand: 長頸鹿牌

Standard Automobile Lacquer
Industrial Spray Lacquer
Platers Lacquer
Leather Dopes
Lacquer Putty
Oil Primer & Surfacer
Brush Lacquer

漆漆漆漆漆漆漆漆
噴噴噴噴噴噴噴噴
車噴噴噴噴噴噴噴噴
準業業業業業業業
標工電珠火桐手

工廠及營業部：

香港九龍旺角鴉蘭街壹號

南洋代表：

新加坡南華企業有限公司

羅敏申路六八號



菊花牌磁漆

優點如下

菊花牌磁漆輕
雜牌磁漆重
因其含桐油及顏料份量多
因其含泥質份量多





燼餘思痛錄

(二)

王景成

何來僞市長銜頭？

八時，政治部副部長來，開始盤問。副部長荷蘭人，先詢以逃出之理由，余答以中國抗戰四年餘，凡屬中華民國國民，均同仇敵愾，本人不願屈膝敵人，英軍既不抵抗，荷留而不去，祇有作敵人之犧牲品；是以決然出走。不料該副部長突然取出棉爾某華文報轉示余，赫然載余任板城僞市長之職，并謂余在板選五百名女子送與日本皇軍取樂等事情，使余為之驚愕不置。因告以本人是駐板國民黨常務委員，或者有人希圖破壞國民黨，遂捕風捉影，造此無稽新聞。副部長詢余願提出法律控訴否？答以當然要追究此新聞之來源，以洗此惡名，並索名譽損失之賠償。渠聞余言立派人往召該報經理林某來問，林某謊為編輯部之事，隨召主編到部，則謂此新聞乃得之經理者，荷人大怒，立責彼等以耳光，斥其退去，然後令余簽署控告書，正式向法院控訴。後聞該報於日軍未登陸以前即為荷印當局下令停止出版矣。此實逃難中之一笑話，然迄今思之，猶莫名其妙。究竟該報何來此無稽之消息，而受荷人賞耳光之該報經理與編輯與余既素未謀面，應無私怨之可言，竟賜余以僞市長之榮銜。雖然彼等已受相當之懲戒，而當時實可以訴之法律，要求名譽損失之賠償，唯以在逃難中，無暇及此，且不久余即由棉爾轉往爪亞，此事遂以不了了之。去年余自爪亞歸來，友人告我以當時新加坡及吉隆坡亦有同樣謠言，足知此事顯係有人故意中傷，然念生平與人毫無芥蒂，意者其黨派鬥爭之關係乎？果爾則若輩之卑劣手段，實不可恕矣。

被飛機送往巴城

當余與政治部副部長談論之際，而正部長到。

被告余以貴國領事已在客廳等候，乃偕正部長行人客廳，領事一見，握手道賀。正部長對余所陳述，甚表同情，季領事要求將余保送往領事館居住，但正部長則以須請示巴城當局，其理由是，各華文報紙逐日均寄往巴城，該報所刊載余之新聞，巴城總局應已知其事。現在祇將余之供述寄往巴城檢閱，俟復電到便可自由。

領事與之多力爭論，但該正部長以此不過手續上關係，殊無別意，目前漸將王君安頓另一房屋居住，由政府供給一切，等候回電，祇是數日間事而已。最後由余接受正部長之意見，季領事見余同意，自無異議。斯時正部長對余異常客氣，用彼自己之汽車將余送往「峇峇」某學校。棉爾友人吳基振，張其南諸君，均來探視，并備膳食。國民黨黨部諸同志亦來慰問，情意殷殷，令人感激。而當時敵機已日前來偵察，荷人既無防禦準備，亦未見有一架飛機騰空與敵週旋，政府人員，一聞警報，即倉皇逃匿，驚惶情形殊堪慨歎。在棉居數天，而巴城之消息未到，心殊苦悶，幾乎坐臥不安。至第五天，消息仍杳然，乃請季領事，代為轉電重慶外交部，向荷蘭公使交涉，兩日後即得吳秘書長鐵城復電，稱荷公使對此事異常抱歉，并已電達巴城荷印當局照辦。不料同時巴城復示亦到，要余飛赴巴。余以在棉每日均有敵機前來光顧，荷軍力量薄弱，乃坦白對該政部長陳述乘飛機赴巴之危險。部長告以無傷，「吾人之飛機乃夜半三時起航，天亮即可到，夜間未曾見有敵機來臨也」。乃許之，一月三十一日夜乘荷機離開棉爾，機中除余一人外，均屬荷人。臨行托吳基振君代設法安頓同行之謝君成仁及諸船員生活，吳君慨然許諾。自板城出走以來，已歷三十餘天，今日方與日夕相依為命之謝君分手，握

別之際，黯然神傷，而不知此別遂成永訣，傷哉！二月一日早所乘機安然在巴城降陸，是日適為星期日例假，機場中未見一中國人，同來之荷人，則先後離去。余乃在咖啡室稍坐，見一便衣警長乃示以棉爾政治部介紹信，請其導往巴城政治部，即承其前往，至則由副部長接見，稍為詢問，囑余明日來。旋該警長擬招待在旅舍。余則托其代找友人巴城商會會長陳君與碩，不意四處尋覓，無法找到，時已午后，不得已乃將余送到通譯員尤君家，囑代照料。尤君告余以今日何處找陳君。蓋是日乃莊西言君任女出閣佳期，在大東酒樓大講賓客，陳君必為主要佳賓之一也。試電果然，陳君立時驅車來尤君處，連同行李一齊載往大東酒樓，見滿堂中外來賓，異常熱鬧，葛總領事亦在座。諸人聞訊，均向余握手道賀，并開懷暢飲，陳莊兩君，尤喜出望外，散席後由葛總領事送余往「力士」旅店寄寓。翌早由陳君與碩陪同往政治部，部長詳詢日軍入板城情形如何，及民衆對日軍之心理如何，余一一告之。最後部長詢余願意返棉爾否？余率直告以棉爾危險，不願往，願乘飛機返中國，或往印度及澳洲。部長立即應允，囑在此等候飛機，並准予暫留巴城六個月。由望眼登陸以來，因人境手續關係，擱擱月餘，至是才告一段落。

由巴城逃泗水

余抵巴城後，翌日當地各報紛紛登載余來巴消息，各友聞訊咸來探訪，讌會酬酢，無虛夕。各報對余之逃難經過均有好評。當時戰事雖尚在馬來亞劇烈進行，但巴城人士，尤其是吾僑似乎尚無任何恐慌情緒表現，鸚鵡作世外桃源，余則因目擊馬來亞情形，深知戰爭烽火不久蔓延至爪亞一帶，蓋日寇野心絕非終止於馬來亞也。余心中雖感不安，然尚日夕望有飛機可乘，以便飛返祖國。不料久而久之，而消息杳然，問向荷印當局詢問，均稱未有辦法，心乃稍稍焦急。二月十五日即獲悉新加坡已告失陷消息，旋馬來亞方面之飛機輪船相繼撤退到巴，其中若干新加坡及吉隆坡僑胞聞人所乘飛機原屬飛往印度者，亦停留巴城，不再續航，益信無辦法前

往印度。新時有自星逃來之許生理君介弟潔成君，與余邂逅，告余以全馬已淪陷敵手，渠此次係乘輪船逃出，途中頗遭敵機轟炸，輪中六彈，幸得安然抵達。并聞敵機到處搜索，由星逃出之輪船，中途被敵機炸沉者不少。許君在泗水設有金聯盛支行，渠以水上異常危險，勸余同乘火車赴泗水，蓋由巴到泗，有直通火車可達。但余仍在巴有所待，而讓許君先行。十八日突傳來敵空挺部隊在巨港（蘇島南部首府）降陸，荷軍不戰而降消息，似此巴城已面臨危險，實不能再留下去。乃於十九晚乘夜車赴泗水，先往金聯盛金行，居停許君潔成，以店在市區，難免遭敵機之蹂躪，乃於離市區不遠之山頂「老果藉藉」地方找尋一間房屋作為避居之地，居停主人亦同住。從此不得不將回祖國之念頭打銷矣。

「老果藉藉」為一個小鄉村，華僑約有百餘，中有王文典君者閩之安溪籍，營商於是，為人正直和善，勇於任事，深得村中僑胞之愛戴，村中事無大小，悉聽命於王君，遇愛國或社會上公益事件，王君尤見義勇為。余等居是村，深得王君之愛護，對余遠道奔臨，尤照料備至，實為一難得之人，因特表而出之。

迨至三月初，敵軍已分數路在爪亞登陸，泗水海軍基地，旋亦告失陷，聯軍總司令部則早已遷往緬甸，羣龍無首，荷軍則不堪一擊，非投降則被俘。斯時日軍尚未佔據爪亞全境，致各地陷於無政府狀態，土人乘機而起，到處劫掠華人，一切華僑商店與住宅，無一倖免。余等所居之地亦遭匪徒光顧，當地僑胞，為自衛起見，乃起而聯合組織自衛團，以抵抗土人，余亦自動參加。不久將該土人匪首擊斃，地方才告安寧。同時日軍已陸續派軍佔領各地，至是全爪亞遂隨馬來亞之後淪陷於敵手矣。溯余自板城逃出虎口，原思避往安全之地，不料輾轉月餘，一再遷徙，終於又陷虎穴，命也，夫復何言！唯有將此生命付之天數而已。

晤陳劉二君

當余到巴城之初，即聞陳嘉庚先生與劉玉水君等於柔佛失陷，星洲危急之時，逃往巨港之「英德

奇里」，余因在巴等候陳劉二君之來，以商行止，迫巨港失陷後而兩君未至，余乃逃往泗水。後聞陳君等係逃往蘇島之巴東，由該地華僑甲必丹向荷當局交涉，獲得最後一艘輪船，將陳君等載往巴城附近之一芝拉接。陳先生由莊西言君招待於其樹膠園內。玉水君聞余已赴泗水，特乘車趕來晤面，詢板城失陷情形，彼此敘虛（口旁）。劉君與余共處一星期，然後返巴。途中聞日軍佔領巴城後大舉華僑聞人，并稱嘉庚先生已由樂美學生共同協力，帶往蘇洛（日惹）避居。劉君獲訊因折道往蘇洛。陳劉二君在該處居約一年，再遷「馬洽」。其時我亦同潔成君由「老果藉藉」遷馬洽。余等居山頂，陳先生等則居市中。彼此互不知道，所以迄未謀面。當時野蠻日寇到處淫殺戮，尤其對吾僑胞更為敵視，彼等利用鷹犬，到處偵查搜索，各人祇有匿居以避鋒鏑。後陳先生在火車中遇一王姓僑胞告彼以余居馬洽山頂之消息，方悉彼此近在咫尺而遠若天涯，致緣慳一面。數月後忽謠傳日寇已探悉陳先生及黃伯權君（星洲中國銀行經理）在爪亞，勢將搜捕彼等，乃由集美學生黃丹桂君與玉水君伴同陳先生遷來「峇株」，其時余等適亦遷到是處，彼此方作逃難後第一次之見面。陳先生見余頗儉約，曾數度令黃丹桂君來，致意于余如有急需，可直言。余皆以此無所用，囑其轉謝陳先生盛意。蓋余在此，一切均由潔成君供應，而所居又係鄉村僻地，殊無所用於孔方也。

淪陷中之生活

日寇佔領爪亞後年餘地方才告安定，各地交通亦逐漸恢復。商場方面雖未能復舊觀，然亦稍稍活動，蓋在長期戰爭中，各人不能不出而謀生活也。當時日軍已忙於所謂「共榮圈」之建設，捕案之風稍殺，不似登陸初期之兇獷，加以日人之詭詐，一切建設工作，不能不利用當地人民出而協力，於是利誘威迫，無所不用其極。對吾僑方面，雖仍存仇視之心。然以吾僑在爪亞素操經濟牛耳，表面上以同文同種之甜言蜜語，冀吾僑與之合作，但僑胞大多數深明大義，雖虛與委蛇，仍心存祖國，余敢斷

言，各淪陷區僑胞均無異致。至於土人方面，日人則盡其挑撥欺騙之能事。如後來之揚言許其獨立，組織所謂印度尼西亞政府與軍隊等，概屬鬼蜮技倆，蓋日寇侵略之野心，早已在中日戰爭之事見之，所謂解放弱小民族，扶助緬甸與菲律賓獨立，其結果不過如偽滿州國與偽南京之傀儡政權而已。

余在「峇株」山上居，稍稍久之。方敢露頭面，并常赴泗水，一以視日人佔領後一切施行之政策，一以探聽戰爭消息。其時星洲之鄭古悅及張順瞻二君亦匿居泗水。同時復獲交於泗水源裕金店主人顏受甫君，顏君亦為一慷慨愛國之士，對余等遠客，尤寄無限之同情。余每次赴市，均找鄭、張、顏諸君暢談，而顏君無一次不盡地主之誼，斯誠令人感念不忘者。日寇於佔領期內雖嚴厲統制新聞，然「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市中仍不少有不顧生命危險之人秘密收發短波無線收音機，竊聽聯軍所廣播之戰訊，余等亦遂不時獲得聯軍勝利消息，以慰岑寂，山居無聊，則與潔成君談戰後事業，一燈相對，有時至夜深始息。三年餘之淪陷生活，就在此種平凡中安然渡過，所幸未發生意外事故，得逃避敵人之虎口，誠足萬分慶幸。

越南的天文家 刑天

你如果到越南去，將使你驚奇的街頭巷尾到處都可遇見不少天文家，他們在預測氣候。他們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天文家，他說今晚六時要下雨，你如果不信，他便會拉你來下注賭東道。這些天文家們覺得沒有別的事情比下注賭氣候更為重要。所以你在越南，你將看到行路的人，個個都不時望着天，他們在預測晴雨啊！



馬來亞的真主人

夢飛

自從英人提出了一馬來亞聯合邦的組織方案，各方面便爲着公民權而爭吵。

馬來亞大家都以爲是馬來人的祖邦，其實不然，馬來人也是和華僑一樣的從外面移殖來的民族。馬來亞的名稱還是歐人東來後才產生的。他們大規模的移入，還不上八百年，不會比華僑的移入早幾多。不過，馬來人的移入，是由王族領導，是有政治背景的殖民，華僑則是無組織，無領袖，個別地，一盤散沙地，爲生活，爲進退而移入。因此，華僑在馬來亞的歷史，儘管你推測得怎樣久遠，華僑終究是華僑，但馬來人却自十二世紀以來，便逐漸發展有政治組織的殖民地。雖則那些殖民地，最初祇在沿海便於鮚泊的所在，後來才逐漸溯流而上，發展成爲丁字形的殖民地。面積儘管狹小，但他們却由此而成爲當地的主人了。一百多年前，葉阿來等雖在馬來蘇丹政治權力所不及的丁字形以外的邱陵地帶開闢拓殖，可是他們沒有政治組織，也沒有政治思想，在初入的英人欲利用蘇丹爲間接統治工具之下，他們的地位被蔑視而將馬來人的丁字，擴展成爲日字形或田字形，馬來

的主人地位於是被確立了。這固然是不自然的，但真正的馬來亞主人却還未給人認識，甚至知道，因爲他們自馬來人和華僑侵入馬來亞之後，他們一直向後退，退到馬來人不願意去，甚至連華僑也不願意去的深山密林之中，渡着與世無爭的生活，在馬來亞淪陷期間，人民抗日軍的游擊隊，遭遇着他們一樣的命運，而跑到他們的領域裏去居住，結成了朋友。勝利後，他們曾下山來找尋他們的朋友，於是人家才知道，馬來亞的土著是山番。

其實大家所知道的山番，還只是馬來亞的老主人之一的沙蓋族 (Sagay) 而已。沙蓋之外還有矮黑人 (Negritos) 毗悉悉人 (Pisiss)，惹昆人 (Jakun)，以及馬來化的土著，就在沙蓋人之間，也還有北部沙蓋，中央沙蓋和毗兩沙蓋 (Benoh Sahai) 之分。他們雖然種族各別，語言不同，但他們的遭遇，却是一樣的被迫退入深山，猶如印地安人的在美洲一般。他們的人口雖然不多，但合起來也有好幾萬人。據以前的統計四州府共有二萬六千二百六十六人，分佈如下：

雪蘭莪 森美蘭 合計

矮黑人	一三六〇	二七九	二七五
北部沙蓋	六三四六	二二七	二二六
中央沙蓋	四九二六	二二四	二二三
毗悉悉人		二二〇	二一九
惹昆人		一七〇	一七〇
毗兩沙蓋		一〇三	一〇三
總計	一二六三二	一〇三三	一〇三三

八一〇	三五六	一四一五
九一八	七三〇	一四一八
一七二八	一六九三	二八〇九
	二六二六	四九八七

這個統計已經很久，而且只就舊馬來聯邦內調查，當然極不完全，因爲尚有更多的山番散居在吉蘭丹，丁加奴，吉打，以及暹羅南端的深山裏，就是上面的統計，也很不完備，因爲我們要調查山番，是不會像調查都市人口那麼容易的，因爲他們人

很怕望人，更怕人家調查他們。因此，上面的統計，只能看作馬來亞真正主人的二分之一而已。無論如何，他們的數量，現在總不過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已，但是我們却不能因他們的人數少而否認他們的主人地位。

僑通銀行

“KIAWTHONE”，號掛報電

信銀

款匯

僑胞家用銀信之福音
以最迅速之方法，爲僑胞派送家用銀信匯款。
諸同業銀信，如係直接寄交國內代理人，本行可代申請備匯，入「中國來往賬」。費用低，得公平匯率！
匯價依照本行掛牌，數額依照申請單，購買國幣本行付票交其取款！
并歡迎各同業委託轉匯詳細情形請蒞敝區接洽

總行：新嘉坡

源順街五三號

電話二五八八

新加坡分行：

小坡美芝律一五七號

吉隆坡分行：

禧街七號

檳城分行：

香港仔口六三號

香港分行：

德輔道中二六四號二樓

廈門分行：

鷺江道九二號

沙撈越分行：

古晉有海街七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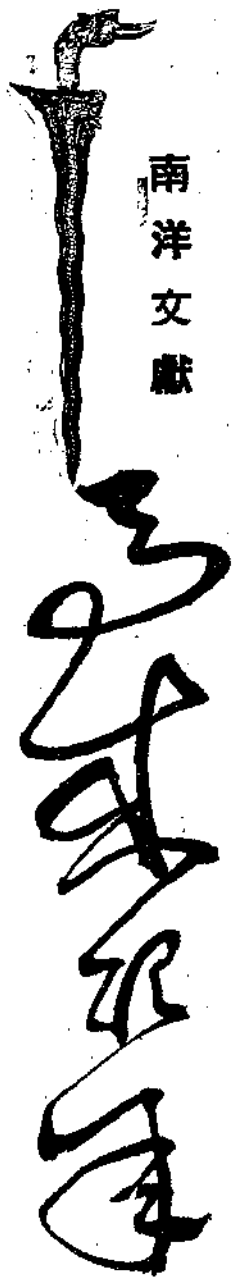
吧城分行：

巴利宜街一零六一號

上海分行：

武定路一六弄

四十一號聯記行



(續)

許雲樵譯

二

在安陀羅斯 (Andalus 按即蘇島) 地方，有一個國家名叫波羅淋邦 (Palaemban) 就是現在稱爲勃淋邦 (Palembang) 的，羅蘭名爲陀曼黎峇 (Damang Lebar Daun) —— 廣葉頭目 —— 爲羅蘭蘇蘭 (或朱蘭) 的曾孫。它的河名叫蘇大蕩 (Muaratang)。另有一條支流，名叫雙溪馬來由 (Sungey Malayu)，發源於大山薩恒富摩訶蜜流 (Sagantang Maha Miru) 附近。在毗利洞 (Belidung) 有二個女郎，馮暗富 (Wan-Ampu) 和馮摩琳 (Wan Malin)，在這山上耕出，她們的稻田廣大，而且產量豐登。有一夜，她們望見稻田閃閃發光，像火一般。暗富便對摩琳道：「什麼光這樣亮的？我看看很怕。」摩琳道：「不要響，也許是一條蟒蛇或是龍。」

她倆於是怕得躺下不敢作聲。等到天明，他們起身出去看夜間究竟是什麼東西發光那麼亮。她倆登山一看，只見粟都變成金的，葉都變成銀的，草都變成銅的，她們不禁詫異道：「原來我們晚上是看見這個啊！」她們再跑上去一些，只見山上的泥土全是金色的了。在這金色似的地面上，她們看見三位年青，而俊秀的男子。其中一人穿着王服，騎着一匹銀白色的牝牛；其餘兩個分立在他左右，一個握着劍，一個執着槍，這一定是奇跡。她們便問他們是誰，從那裏來，他們是不是神 (Jins) 還是仙 (Patis)；因爲她們住在這裏那麼久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人。中間那人答道：「我們既不是神又不是仙，不過是人。說起我們的來歷，我們是羅蘭斯干陀左兒迦奈尼的苗裔東西國王羅蘭蘇蘭的子孫；系出羅蘭蘇來門 (Raja Suleiman) 的諸派。我的名字叫做昆支多藍沙 (Bich-i-tram Shah) 是一位羅蘭，這位名叫尼羅波羅馮 (Nila Pahlawan)，那位名叫迦那般提多 (Carna Pandita)。這是寶劍 (Chora sa mendang man)，那是長矛 (Limbuat)，這是和諸王通信的璽印 (Cayu Gambit)。」女郎便問道：「如果你們是羅蘭斯干陀的子孫，那麼來做什麼呢？」於是尼羅波羅馮便講述羅蘭斯干陀娶羅蘭吉陀與地的女兒的全部故事，和羅蘭蘇蘭入海征討的故事。暗富和摩琳聽了這些故事，便向他們要證據。尼羅波羅馮便道：「姑娘！這王冕便是羅蘭斯干陀遺傳下來的憑證。如果再要證據，那麼

就是你所看見的田裏的異跡。」於是她們喜悅地請他們到屋子裏去。他們去時，中間那位就騎着那頭白犢行去。暗富和摩琳便回去割些稻來作餐。這位王子的名字，她們改稱爲聖婆富羅婆 (Sangsapurba)。他的坐騎牡牛，口吐泡沫，泡沫中出現一人名叫跋 (Bardh or Bard)，纏着一幅廣大的頭巾。他立刻站起，稱頌聖婆富羅婆，—— 用極純熟的梵語。

* अतो ऋषि पाहता प्रीतिपात्रता श्राद्धे च
प्रपुत्रव अनार वणजुमितवन विष्णो नन्दरना
भक्तवत्तु ह्यपिउवह अपर्कृषी विनाउकं
धुववत्तु यत् परत विवरन सिंहाजनवनविष्णो
वनपिनविरि प्रदयानुदेवविह। परवादि
रान धनपनीयानिर जीवस्यवाशिरिउर राउपर
येयवह।

跋尊稱羅蘭爲聖婆富羅婆帝利摩利帝帝利善伐那 (Sangsapurba Tri-marti tribhuvana 義爲三界三消金鑽石)。從這位跋開始，於是才有古代史記 (Cheritas) 的開講者。跋又替尼羅波羅馮和迦那般提多主婚，娶了馮暗富和馮摩琳。他們的子孫聖婆富羅婆替他起姓名，男裔叫做婆羅陀阿王 (Baginda Awang)，女裔名爲婆羅陀陀羅 (Baginda Dara)。那便是阿王和陀羅二氏的來源。

後來，首領陀曼黎峇就發覺這兩個女子——暗富和摩琳——找到了一個少年羅蘭，是從天國裏降下的，他於是前去朝拜，並獻上豐富的禮品。那位少年王子便很誠意的招待他。這消息立刻傳遍了全國，說有一位羅蘭斯干陀的子孫降臨在薩恒富摩訶蜜流山上，遠近各國的王也都來朝貢他，他都極誠意的接待他們。當他想要娶的時候，他們都帶着他的女兒來給他；可是她們並非和他是一樣富貴的王族，因此她一親近他便立刻患了癩瘋，染上這種惡疾的多至

著者據傳說敘述，以前那大國勃淋邦的羅閣，有一位嬌豔絕世的女兒，芳名叫做亞孫陀利阿（Wan-Sundaria）。暗富和摩琳便委知聖婆富羅婆，說陀曼黎岩耽有一位公主，於是聖婆富羅婆便向他求婚，不過他想着也許會使她突中惡疾，他只想在某種情形之下策封為妃，但陀曼黎岩耽的宗室，却將他的女兒高攀而向他臣服。聖婆富羅婆便得訂一個君子協定，他和他的子孫都須遵守，最主要的一點是，他們即使有過失，也決不使他們當眾受辱，或污詞謾罵，不過他們犯了重大的罪惡，也得按律處死。聖婆富羅婆也同意，不過他要求，在他離此之後，陀曼黎岩耽的子孫不應叛逆他的子孫，即使他們專制無道。陀曼黎岩耽便道：「好的，但如果你子孫背約，那麼我的子孫也只好對不起了。」

雙方的意見既一致，他們便宣誓為約，如任何一方背約，便將受神譴，致使威權喪失。從此以後，馬來羅閣便不再有富民眾之前而受辱的，他們永不束縛他們，也不懸吊他們，更不謾罵他們；因為一位羅閣，如被當眾羞辱，便將自滅其國。從此以後，再沒有一個馬來人敢叛逆他們的羅閣，即使他的品德不修而專制無道。

訂約以後，陀曼黎岩耽便嫁他的女兒亞孫陀利阿給聖婆富羅婆，他便帶她回國去。她和羅閣交接以後，很奇怪的，她竟沒有中那瘋癲惡疾。他欣喜之餘，急忙遣人通知陀曼黎岩耽。他一接信，立刻動身趕來看她，見她果然安好如常，大喜之下，他便請聖婆富羅婆速裝同歸勃淋邦。聖婆富羅婆答應了，於是便同還勃淋邦。陀曼黎岩耽特為他建築一座華麗的浴室。建築師便是前面提到的跋。這座浴室名叫般若畢利婆歇（Pancha Prasada）七層樓高，頂上有五塔矗立。舉行四十晝夜的隆重慶典，國內一切羅閣、大臣（Mantris）、太監（Seda Sitas）、太宰（Bantaras），將士和民眾都來參加。有各色各樣的演奏，都是聞所未聞的，而所宰殺的牛羊更不勝計算。飯焦堆積如山，米湯匯流成海；浮在水上的牛羊頭，宛如無數的島嶼。待到四十晝夜功德圓滿，導入浴水時，萬樂齊鳴，羣衆咸飾金寶，全來參加這浴典；他們對對成雙地環繞浴室七次，最後在頂層入浴，由跋為司儀。浴後，更衣。聖婆富羅婆穿上那件名叫提羅波多提利摩尼（Derapata Deremani）的袍，王妃也穿了那件號稱浮流大摩尼（Burdaimani）的后服，於是鳴鼓升登金座，受理國政。文武百官都來朝拜，大賜宴賓。王和王妃也同他們在一起進餐。跋受封為般若，伐般若羅（Panchawa Panchara），供職於御廟。聖婆富羅婆遂稱勃淋邦君主，陀曼黎岩耽則冊封為攝政王（mangku bumi）。

某天，勃淋邦河上忽地流來一口龐大無比的浮鐘。鐘內有一位絕色少女。羅閣吩咐左右帶她前來。他便收她為女兒，給她題名叫做富帝利冬戎妮（Putri Tunjung-bui），意思便是浮鐘公主。王很是寵愛她。王妃也生了四個孩子，二個是非常美麗的女孩，一個名叫富帝利室利提毗（Putri Sri Devi 古仙公主），一個名叫富帝利旃陀羅提毗（Putri Chandra Devi 月仙公主）。二個是男孩，一名聖帝阿伽（Sang Muliaga），一名聖尼維優多摩（Sang Nila Utama）。

這時印度斯且族的羅閣斯干陀左兒迦奈尼的苗裔降臨在薩恆富摩訶密流山上，居於勃淋邦的消息，傳遍全世界。聽得這消息的莫不驚異。這消息甚至遠達中國。於是中國的羅閣便派遣十艘八檣（Pros）前往勃淋邦，向羅閣聖婆富羅婆求尚公主。他們帶了三播荷（Balaks）的金子和一大堆的中國物品作為禮物。這一行人中，有一百名中國奴僕，一位年輕的中國貴族，有一百名中國婦女，一起送王的信來。

他們一到勃淋邦，便在廷上以極隆重的儀式奉上中國羅閣的信，當這信讀而被理解以後，羅閣聖婆富羅婆便和他的眾將官會議，此舉是否有富。他們一致以為，如果拒絕這要求，對於國家頗為危險，並且他們說：「再沒有比中國羅閣更為偉大的君王，也再沒有更尊貴的人物，得和她匹配的了，而且也沒有比中國土地更廣大的國家了。」

「那麼」，聖婆富羅婆說：「如果你們都贊成，我們就接受他的請求，以增進馬來和中國王室間的友誼吧！」因此長公主室利提毗交中國使臣送去，同時交給他一封蓋有國璽（Kampen）的信，並且請他注意，以後文書凡蓋有同樣的璽印的，一定是他或他的子孫所寄出，而和他人無涉。

那位中國大臣大為滿意。那位中國貴族便留居在勃淋邦，和羅閣聖婆富羅婆大為接近，羅閣也十分愛他，願意將富帝利冬戎妮嫁給他。中國使臣留一艘八檣給這少年貴族，辭別了羅閣，羅閣賜他一襲盛裝。當他回到中國時，中國羅閣對公主極感滿意，以相當的身分對待她。到一個相當時期，她生產了一個兒子，他的子孫就是現在君臨中國的王室。

羅閣聖婆富羅婆在勃淋邦安居了一個很久的時期，他忽然想到海洋上去一開眼界。他召集了陀曼黎岩耽和其人首領，告訴他們，他將出去找一塊好地方，以便建立一個新殖民地。陀曼黎岩耽不忍和他分離，便要求隨從出發。船隻備妥，陀曼黎岩耽的弟弟便受命留守勃淋邦。那位聖冬戎妮的中國貴族便受冊封於上勃淋邦（上港）為羅閣，統治勃淋邦的華人。現在勃淋邦的王室，便是

他的苗裔。陀曼黎答耽的弟弟則受封於下勃淋邦（下港）。

羅閣聖婆富羅婆按排妥當，便登上一艘金船，王妃則上一艘銀船，隨從的人除陀曼黎答耽，倘有大臣，太監，太宰和眾將官。船隻的式樣，形形色色，難以縷舉。桅檣如高林，旗幟如浮雲，御傘似烏雲，船隻之多，鑿塞滿海面。

船一出勃淋邦河口使向南航行，六晝夜抵達丹戎補羅（Tanjung-pura）。在那裏，聖婆富羅婆受國王和他一千位首領的隆重接待，邀引入國，擁他登位，奉為君王。

降臨於薩恆富摩訶蜜流山的羅閣，現在抵達丹戎、補羅約消息，立刻傳到滿者八夷（Majapahit）。滿者八夷的毗多羅（bitara 或作 awatara 義為聖君）便去訪他。當時滿者八夷王是最尊貴而有權威的，系出富多羅三摩羅（Putra Sawara Ningtat），故事很多。當他一到丹戎補羅，便朝見聖婆富羅婆。聖婆富羅婆便感激地接待他，將女兒旃陀羅提毗——就是中國王妃的妹妹——嫁給他。婚後，他便回滿者八夷去，王米使由這次通婚而綿綿不絕。

羅閣聖婆富羅婆在丹戎補羅駐蹕已久，便又出發去探求新的殖民地。但他先令他的兒子聖牛多耶（Song Mutaya）娶了丹戎補羅的公主，並冊封他為丹戎補羅王，傳授他一頂盛飾珍寶珠王的王冕。

這消息很迅速的傳到民丹（Banten 屬內），說薩恆富山上降臨的羅閣現已幸臨三善羅海峽了。這時民丹由女王統治，尊號為波羅蜜蘇利斯干陀沙（Parasuri Secander Shah），丈夫已薨。她有一個女兒美麗絕倫，一時無雙，芳名叫做涅室利毗尼（Wan Sri Bini）。故王極有權威，曾入朝暹廷，現在由王后承繼統治。他是最先設置御鼓的人，後來下風各國的羅閣都仿倣他。

女王一得這消息，便宜召請的大臣因陀羅部波羅（Indra Bihupala）和阿利阿部波羅（Aria Bihupala）二人，率領八楸一隊，凡四百艘，前去迎接他；並且吩咐他們說，如果他們瞧那羅閣年已老邁，使用他妹妹（Adinda）的名義歡迎他，如果他還年青，便用他姊姊（Kakanda）的名義，要是他簡直是個孩子，那麼便爽快的說，是他的媽媽（Bonda）在等他。這使羅閣便先向丹戎撈伽（Tanjung-rangas）進發，然後轉向三善羅海峽，他們的八楸在那兩地之間，連綿成一條不斷的長陣。當他們到了聖婆富羅婆的八楸，便向他朝拜，用他姊姊的名義請他到民丹去。

他接受了這邀請，便被引見波羅蜜蘇利。她決定如果他老一點便把他來做丈夫，但他還年輕，只好算作他的姊姊。雖然，他却很鍾情於他，因此封他以最

尊貴的爵位。他選他的兒子聖尼羅優多摩為他的女兒涅室利毗尼的快婿，他後來便成爲民丹之王的。聖婆富羅婆也給他一頂王冕，那王冕的金子全爲珍寶珠寶所掩掩得瞧不出了。他也賜他一顆國璽（Gadha），雕刻的文字也相同。那聖婆富羅婆便向女王波羅蜜蘇利斯干陀沙表示歉意，他還要去擴張殖民地，因爲民丹只是一座小島而已，不過陀曼黎答耽却和他的外孫聖尼羅優多摩一起留在民丹，因爲他最疼愛他。

當聖婆富羅婆離了民丹，航行了一晝夜，便到流拘（Ruco 按即榴蓮羣島之一）。由此再出發峇郎（Balang 今 Barn 或 Bassoh 岬）地角。在那裏他看到一條河，便問侍衛，那是什麼河？侍衛回答：「那是關丹河（Cuantan 今 Indragiri 河）國內極爲人煙稠密」。羅閣使吩咐登陸。因爲淡水全都用盡，再無法獲得一滴。羅閣聖婆富羅婆便教他們去拿藤來，打成圈子，拋在水中，他便乘坐一艘小艇，將腳踏入藤圈內，靠神的全能和羅閣斯干陀左兒迦奈尼的苗裔成德澤，藤圈內的水便變成淡水，船員們便由此汲用，從此淡水和鹹水便在這裏相混，直至今日。

羅閣上溯關丹河，直達彌能迦善（Mengcabow）。全彌能迦善人都因他的儀表絕俗而驚異，當他的隨從到來，他們都來詢問：「這位羅閣是誰？從那裏來的？他的服裝是多麼優雅啊！」他們便回答道：「這位便是羅閣聖婆富羅婆，斯干左兒迦奈尼的子孫，降臨於薩恆富摩訶蜜流山上的。」於是他們便敘述全部史實和冒險經歷。

於是那些老頭目便先要詢問，他願不願意替他們去斬那名叫婆迦帝牟那（Sacatimna 或 Ickimahi）的巨蟒，牠毀壞了一切農作物。那些頭目必恭必敬的伺候羅閣，表示他們以爲他的幸福是一種吉兆，並且他們很願意奉他爲主，不過他們憂慮着那巨蟒的爲害農田，他們希望他能爲他們除害，他們曾用盡智能去抗拒牠，終不能損傷牠分毫。聖婆富羅婆同意，只要他們指示牠的巢穴在那裏。

他便命勇士畢羅摩斯丘曼邦（Peramas Cuntambang）執着他的寶劍殊羅三曼陀建（Chora Samanda Kian）前去。他一到那地方，那蛇嗅到入味，便鬆開牠那盤繞的身體。那勇士見那蛇盤繞成一堆，宛如一座小山，他便揮劍將牠斬爲三段，回來覆命，並呈繳那寶劍。羅閣大悅，大大的稱讚他，並且賜他一襲王子的服裝。在這次格鬥中，那寶劍却缺了一百九十個口。全關丹的人都來奉聖婆富羅婆爲王。他便登了彌能迦善的王位，他的子孫一直傳到現在，就是波伽盧勇（Pagaruyung 按爲國都名）王系。

三 駐蹕民丹的聖尼羅優多摩的故事

聖尼羅優多摩留在民丹篤戀着他的妻子亞室利毗尼，但日子一久，有一天他忽地想到丹戎盤盤 (Tanjung Bemban) 按即今 (Pulo Bantang) 去，預備帶他的年輕妻子一起去。於是他便去向岳母波羅蜜蘇利於陀沙王后請示。王后規勸他，問他為什麼一定要到盤盤去，那裏既沒有藥，又沒有鹿鹿，也沒有鹿或豪豬，那裏海中既沒有各種魚，礁上又沒有海化，那裏有的是園中的花和各樣果實，但聖尼羅優多摩仍表示，民丹各條河流，他都看得生厭了，他聽說丹戎盤盤是個好地方，因此他想去進進，如果他得不到准許，他甘願死去，也許坐着死，站着死，或是隨便那樣方式死。王后看他這樣固執，便對他說，也無需乎死，他可以稱他的心去，她於是吩咐因陀羅部波羅和利阿部波羅二人去為他準備一切。

聖尼羅優多摩偕同他的妃子登船出發，那一艘船，有三支桅，一間房艙，臥床和蚊帳齊全，也有小艇，廚房用具和浴室設備，有各式各樣的小船，衛護着一起航行。到了丹戎盤盤，他們便登陸，在沙灘上休憩，在礁岩上採海花消遣。

王妃坐在一株沉香樹下 (aloe tree 原作 Pandan)，許多貴族婦女都圍繞着她，她瞧着侍從們的玩意兒覺得很高興。她們中間有一個捉一隻牡蠣來，別一個捉一隻古貝 (cupang) 來，再有捉一隻蠅 (Bari 一種貝類) 來，也有的拉裸野車前草 (Plantain) 來，還有的採些蕪丹 (butan) 葉來作生菜，更有採石花菜 (asparagus) 來充美味的。有的採了各色的突突 (tetahi) 花，苔 (tun) 花，清導 (pangey-dret) 花等等來戴着。有的活潑地追逐着，她們的脚偶然被藤絆到，跌下去，又跳起來追趕。

聖尼羅優多摩則和男子們去狩獵，獲得很多。有一頭鹿跑過尼優多摩的面前，他便拋槍刺中牠的背，牠還是要逃，他便趕上去將牠刺死。這時他跑上了一塊高聳龐大的巖石，向對岸遠眺，只見沙灘雪白如棉。他便問這是甚麼沙灘。因陀羅部波羅啓稟，那是廣大的淡馬錫 (Tamasak) 國的沙灘。王立刻便想到那裏去看看，大臣們全都贊成，馬上上了船出發。

但是他們一出發，忽地風浪大作，船開始漏了，船員們雖拚命的努力也無法弄完船內的水。船雖則已經進灣了，他們也得將船上大部份的行李拋掉。雖則把船中的東西全都拋掉，只剩一頂王冕了，水還是涓涓不絕的湧進來。於是船主沒法，只得啓稟王上，說那船連王冕的重量也載不起了，如果不把牠拋棄，船便沒救了。王便下旨將王冕拋去，那風浪便立刻停止，船便從水中昇起，

水手們將牠拉上了海灘，聖尼羅優多摩便率眾登陸，就在淡馬錫河口的平原上遊戲。

在那裏他們看見一隻野獸，奔馳甚疾，極為俊美。牠的身體赤色，頭是黑的，胸是白的，十分敏捷，強壯有力，比一頭公山羊略大些。當牠瞧見那許多人，牠便轉身向內地跑去，消逝了。聖尼羅優多摩便問那是甚麼野獸，可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他。等到他去問陀曼黎，他才告訴他，據古代史籍內所載的獅子 (Singha) 倒是這樣子的。這是塊吉地，有這樣一頭威武的野獸。

於是聖尼羅優多摩便命因陀羅部波羅去通知他的岳母，說他不回去了，如果她疼愛他的說，請她遣送些人民象馬來幫助他建立一個殖民地。在淡馬錫國裏。因陀羅部波羅便奉命到民丹去，將一切情形報告波羅蜜蘇利於陀沙，和聖尼羅優多摩所決定的主意。王后道：「好啊！我的孩兒喜歡住在那裏，我決不反對他。」她便遣派數不清的人民和象馬去，聖尼羅優多摩便得在淡馬錫建國，稱牠為信訶補羅 (Singhapura 獅城)，登位統治，跋便給他上尊號為室利帝利黎那 (Sri Tribuana 吉祥三界王)。他統治信訶補羅很久，生有兩個兒子，都很俊秀：長名大王子 (Raja Kichil bear)，幼名小王子 (Raja Kichil Muda)。後來，羅惹波羅蜜蘇利於陀沙和陀曼黎都過世了，陀曼黎的兒子便做了民丹的羅惹尊稱叫做多多羅尼 (Tun Talani)，後來他的子孫便襲稱爲民丹的多羅尼，有在一座大殿上進餐的特權，而他們吃的飯和檯檯，都由肩披黃金布 (Tatampam) 的執事獻上，和羅閣的儀式一般。信訶補羅是一個大國，從各方來的商賈不可勝數。他的口岸，人口極爲稠密。

——待續——

編餘拾零

馬來亞的建國聲浪，甚囂塵上，本期所刊的一篇譯文，持論頗公允，可供各方人士的參攷。通幣突然暴跌，各方都十分驚異，瑜伽君的一篇論文詳細告訴我們牠的內幕，實在是很合時宜的。王殿成的殘餘思痛錄，極引人人勝，本期尤爲精彩，下期可以續完。本期所刊「馬來紀年」第三章爲新加坡起源的重要史料，望讀者注意。湖南河與曼谷的笑話，是一般人自以爲知道其實不知道的笑話，就是暹羅南橋也有很多不明白的。馮承鈞先生爲譯界名宿，著譯甚富，法國著名漢學家如伯希和，馬伯樂，沙畹，費耶，戈倫司等之名著，譯其介紹者不少，晚年尤致力南洋方面之史地考證，不幸去年病歿，朱傑勤先生爲詩弔之。朱先生現任雲南大學教授，亦南洋學會之會員。

悼馮承鈞先生

朱傑勤

昔者有道守四夷，

舟車所至及蠻貊。

禮稱外語設官司，

西北東南言莫隔。

漢世永元通大秦，

文化交流賴重譯。

音形雖別義則同，

法雲譯釋猶如易。

玄奘義淨天竺回，

新翻經本殊充斥。

譯場八備五不翻，

體例謹嚴見梵冊。

從此翻譯奇才多，

宋元繼唐專館開。

明清二代盛通商，

番舶聯翩來叩驛。

海客叢中雜教徒，

來華傳道兼遊歷。

耶穌會士藝不凡，

西法流傳藉其力。

漢學歐洲法國純，

沙訥諸儒足矜式。

二三豪俊識時宜，

藝術吸收由外域。

不恥相師或出洋，

借鑑溝通無畛閼。

清末又設同文館，

訓練專才延外客。

彼習華文我西書，

居上後來如薪積。

譯界嚴林早擅名，

至今人尚稱碩賢。

一時創始難為精，

習律巴黎匪望夕。

異軍突起有馮君，

漢口世家名弄弄。

從師比國在晚清，

不倦披尋人笑癖。

欲明法制攷源流，

惟從歷史求痕迹。

回國遂成史地家，

補註校讎詞竟數。

法人漢學各名編，

系統翻成幾半百。

直譯精翔意盡披，

察往知來顯幽蹟。

研究西域與南洋，

佛學方言多創獲。

辭悉析疑真萬詳，

鉛槧圖書時狼藉。

屹屹窮年志不移，

正學昌明資改革。

藥爐侍者總隨身，

遠志難酬常踟躕。

抗戰軍興滯北平，

八年陷厝愁父迫。

精書官况便抽良，

五車莫補非長策。

典衣換米入窮途，

失業還遭喪明戚。

萬方多難賤儒冠，

扶病垂垂形槁瘠。

去秋光復我神州，

方期從此辭勞劇。

重操舊業攤臬比，

撤手仲春在牀黃。

入世艱辛六十年，

一逝竟如駒過隙。

今年忽患腎臟炎，

遺稿篋中仍數尺。

家徒四壁與遺孤，

隙光斜照麻衣白。

鉅屋遽隕輝林推，

一在嶺南一朔北。

造脂懸殊所學同，

每讀君書心莫逆。

我與君無一面緣，

也嘗著論表微忱，

會看戶戶誦鴻文，

價重蓬山求絡繹。

殘膏剩馥沾塵窮，

豈徒當世受其益。

未歲扁舟弔舊京，

郁郁芸香賢者宅。

側身天地苦蹉跎，

秉性愚頑祈感格。

君雖淡泊身後名，

我願滂沱君子澤。

THE NANYANG MISCELLANY
VOL. 1. NO. 2. \$0.30

南洋雜誌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社 長 陳 育 恭
主 編 許 雲 樵
發行者 南洋雜誌社
印刷所 南洋印刷社
發行所 南洋書局有限公司
新加坡羅敏申律六十八號B
電話：四四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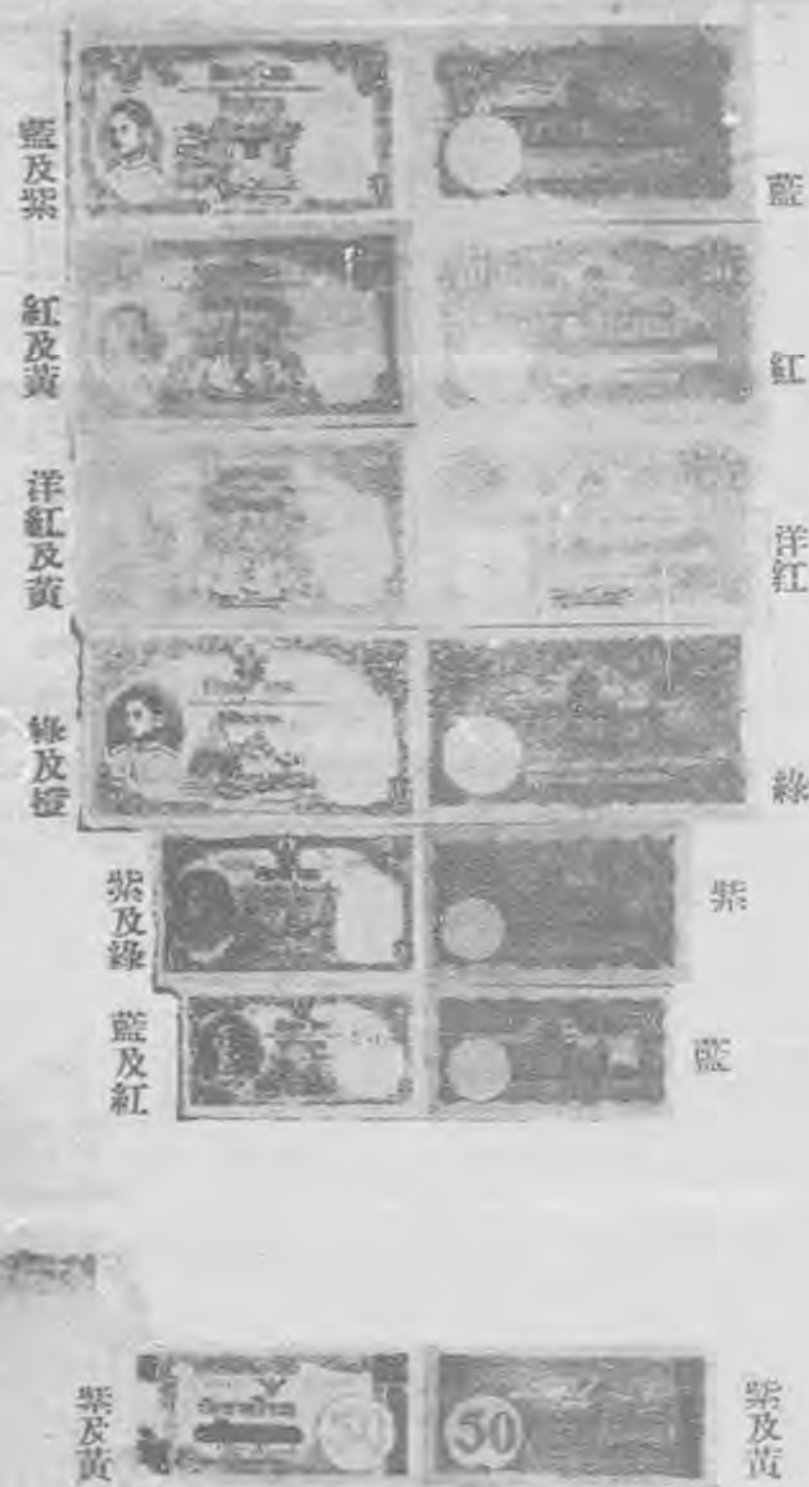
本期每本零售叻幣三角
預定全年連郵三元六角

徵稿簡約

- 一、本誌旨在提倡南洋學術研究，發揚華僑精神，建設本位文化，故凡有關南洋各地或華僑問題之專著或資料，以及富有地方色彩之文藝作品，均所歡迎，文體不拘，但求通俗，如有徵引，請註出處。
- 二、本誌暫時篇幅有限，每稿以二千字左右最為適宜，但數百字之精華小品及特別有價值之長篇傑作，亦所歡迎。
- 三、賜稿務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如有插圖，務須以黑墨繪成，藍紅等色，不能鑄版。
- 四、譯稿務請附寄原文，如不可能，則請於稿末註明原書名篇名，原著者姓名，出版場所。
- 五、來稿一經刊載，概以現金從優奉酬，惟本誌未發表而先於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六、來稿刊載後，版權即為本社所有，作者如欲保留版權，請於稿末聲明，惟本社發行彙冊時，仍得採入。
- 七、來稿必必要時，本社有增刪之權，如不欲增刪者，須預先聲明。
- 八、來稿不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如附足郵資而預先聲明者，不用時當可照辦。
- 九、稿末務請註明中英文地址。
- 十、來稿請寄星洲郵政信箱七零九號南洋雜誌編輯部收。

幣紙羅暹的離陸怪光

鈔百一至鈔一版谷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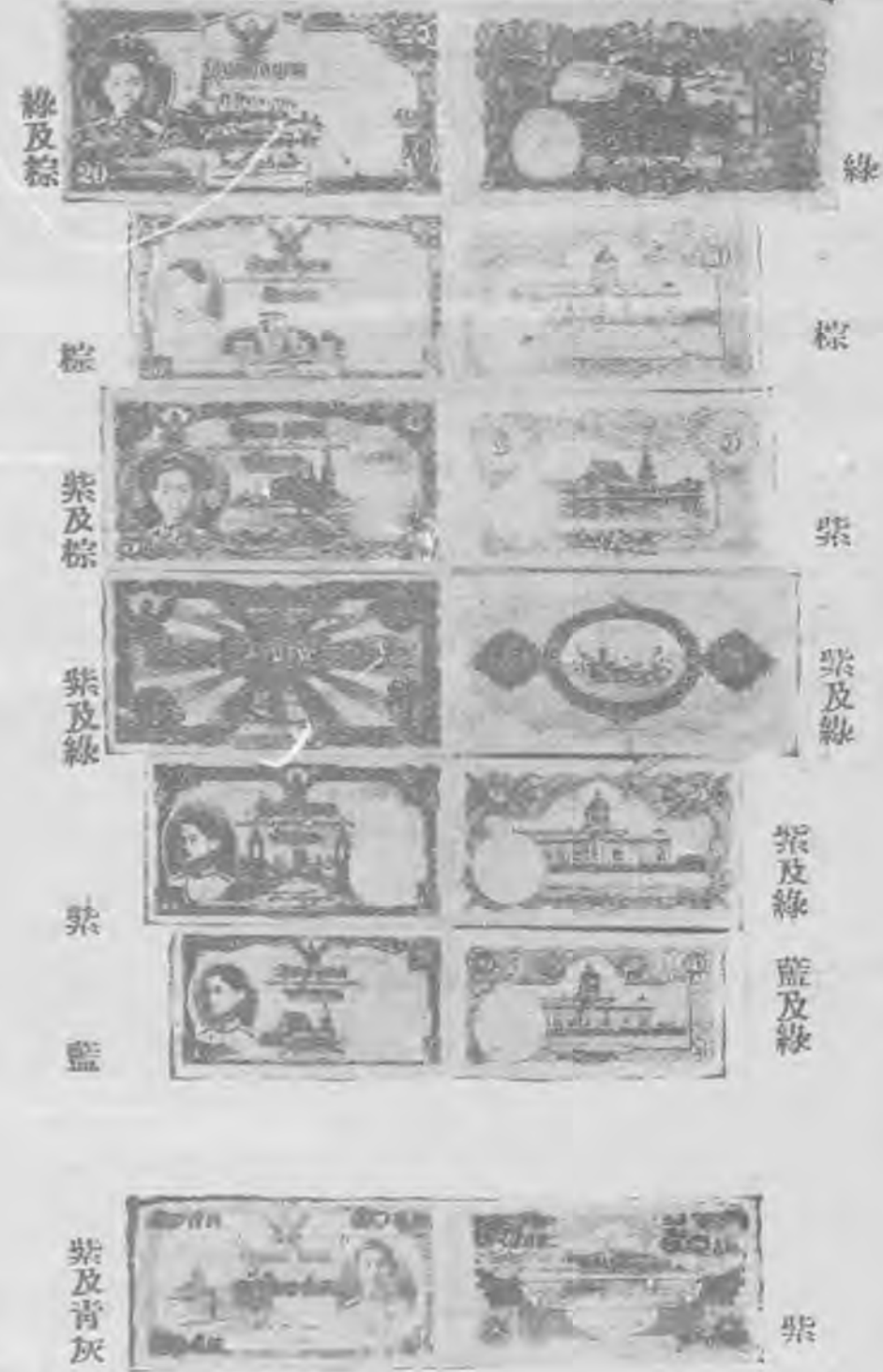


鈔十五及鈔一版谷曼

鈔百一至鈔半版本日



鈔十二至鈔一版敦倫



丁十五及鈔十版本日